



韓非子卷之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資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



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必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賢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尊。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

宜義者謂其宜也。且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賢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

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

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貴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職前職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

之心。華馬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終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終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人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

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賢。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

生之道也。是以行執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

費也。所謂重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畷之畷之者。愛其精神。畷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畷。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畷。畷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畷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慮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惟畷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忌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窵虛。思慮

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私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
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
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
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
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
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
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
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
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

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具社稷能保其身。必
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
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
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天能令人
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故曰
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
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
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

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則生云。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必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

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睿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賢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瘕疽瘰癧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

則上矣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
矣。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
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
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
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
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
人。則魂魄不去。而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
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
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
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

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
有禮義。內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
禮義。則役布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
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
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
以馬遠淫。迺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
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
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
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

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亡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輕絕事輕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

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小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疋有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憺憺則退而自

答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埋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

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弱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

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也。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六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死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資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

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

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賢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

行之道則明其從事矣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
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
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
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
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
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
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
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
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

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
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
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
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
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
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
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
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
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

行之道則明其從事矣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
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
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
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
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
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
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
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
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

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
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
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
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
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
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
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
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
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

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曰荒。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采。文采獄訟繁。倉廩虛。

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劔刺之。故曰帶利劔。諸夫飾智。故以至。然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若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比。日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以服文采。帶利劔。廢飲食。而資貨有餘。是之謂盜竽。丁矣。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

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遠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鷲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羣人有獻。

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無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澠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少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憐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置孫叔敖孫叔敖。故請漢間之地。沙石之

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難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

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然田成、晉公失之，然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嘗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勦力，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窮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誅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欲仇由，遺之以廣車。

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故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聞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病。扁鵲

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由腠理之地。故曰：

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成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虜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以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夾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

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上，劍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口明，勾踐入宦於吳，身繫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又王見罟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不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訾。故曰：聖人之小，內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王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僂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箴。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

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
莖柯毫甚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
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
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
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
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
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
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
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
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

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也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然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
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
則過也凡御之所資馬也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
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
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上何以
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顙血流至于地而
不知鄭人聞之曰顙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
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

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土八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巨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躡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知目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

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韓非子卷之六

順齋張鼎校
鐵伯甫校刊

韓非子卷之七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

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救。晉不救，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挽救之，以救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天珠。

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

之。候因釋之。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

曰：晉近矣，不之晉。

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

是心也。居晉而可。

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

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

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

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

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

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

下圖智氏而獨以晉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龍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吳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

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弊。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魯。魯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

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人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安。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樂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

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知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仁謁者也。且各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樂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曰。君則殃其一日。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日。殃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殃。惠子曰。田駟慢矣。有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以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日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

水於海海水雖多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
晉與荆雖強而齊之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賢於君
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
一月自問張譴曰共

法而畏上雖然不
相公乘無正
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
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又俠謂

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
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
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麋答曰余弗忍而
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傳其
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
麋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
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魯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
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石

刺之。衛君曰：子爲之足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爲不成美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旌象豹胎。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知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殺，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爲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履，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履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資於魏，正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

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撈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紿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望四望。三面皆囂。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笑。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割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繼久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心者賤。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

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紛教于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久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問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自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堅刁自官而誣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慧手曰。往者東走。逐者次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說林下第二十三

蟲有蛇或作蛇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蛇類也。

宮有罌器有滌則絮矣。行身夾然。無滌罌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紂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

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伐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貴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曰：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道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使終利繫哉！民性有恒，曲爲約，曲直爲有。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貞終行者，曲終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絳邑。從者曰：此當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

周趨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殫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此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蹶馮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十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

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
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
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
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
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
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
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
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左史倚劍

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
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
及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
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
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
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
已乃知文侯以搆然已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說魯以其馮往齊人曰馮也魯人曰真
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蔡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問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挂。

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夾君之海也。君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

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諫金百鎰退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特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韓非子卷之七

此句伯用校刊

